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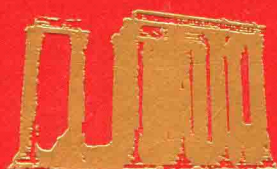
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

普鲁塔克文选

[古罗马]普鲁塔克 著

包利民 俞建青 曹瑞涛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

普鲁塔克文选

[古罗马]普鲁塔克 著

包利民 俞建青 曹瑞涛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 / [古罗马] 普鲁塔克著；包利民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8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 包利民 章雪富主编)
ISBN 978-7-5161-8316-8

I. ①古… II. ①普…②包… III. 普鲁塔克, C.
(45 ~ 120) —哲学思想—文集 IV. B50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0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陈 彪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382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 年再版序

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与希腊存在着关联。如果说人类的学问某种程度上都始于哲学的探讨，那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希腊的学徒。这当然不是说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优越性和优先性，而只是说人类长时间以来都得益于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和求知之道，希腊人则为基于纯粹理性的求知方式奠定了基本典范，并且这种基于好奇的知识探索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主要存在方式。

希腊哲学的光荣主要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这套译丛则试图走得更远，让希腊哲学的光荣与更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斐洛、尼撒的格列高利、普卢克洛、波爱修、奥古斯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编年史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罗马人，有些人在信仰上已经是基督徒，但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他们著作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在续写希腊哲学的光荣。他们把思辨的艰深诠释为生活的实践，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信仰的勇气，把城邦理念演绎为世界公民。他们扩展了希腊思想的可能，诠释着人类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

这套丛书被冠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之名，还旨在显示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相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的多元格局为哲学的运思和思想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致力于更具个体性、

时间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探索，更倾心于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塑造一种盼望的降临，在一个国家的时代奠基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在这个时代并且在后续的世代，哲学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更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始终志业；哲学家们在为古代哲学安魂的时候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在历史的延续中瞻望终末的来临，在两希文明的张力中看见人类更深更远的未来。

十年之后修订再版这套丛书，寄托更深！

是为序！

包利民 章雪富
2016 年 5 月

2004 年译丛总序

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作“两希文明”。顾名思义，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停在表层，不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

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处于更为狭义意义上的“两希文明时代”——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八百年左右的时期。对于“两希”的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极为具有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影响其他文化。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另一方面，在这番辉煌之下，却又掩盖着别样的痛楚；古典的社会架构和思想的范式都在经历着巨变；城邦共和体系面临瓦解，曾经安于公民德性生活范式的人感到脚下不稳，感到精神无所归依。于是，“非主流”型的、非政治的、“纯粹的”哲学家纷纷兴起，企图为个体的心灵宁静寻找新的依据。希腊哲学的各条主要路线都在此时总结和集大成：普罗提

诺汇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路线，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汇总了自然哲学路线，怀疑论汇总了整个希腊哲学中否定性的一面。同时，这些学派还开出了与古典哲学范式相当不同的、但是同样具有重要特色的新的哲学。有人称之为“伦理学取向”和“宗教取向”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治疗”的哲学。这些标签都提示了：这是一个在巨变之下，人特别关心人自己的幸福、宁静、命运、个性、自由等的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那个时代的哲学会不会让处于类似时代中的今人感到更多的共鸣呢？

另一方面，东方的另一个“希”——希伯来文化——也在悄然兴起，逐渐向西方推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定居经商，带去独特的文化。后来从犹太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日益向希腊—罗马文化的地域慢慢西移，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这个时代究竟是希腊文化的东渐、还是东方宗教文化的西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是特质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当它们终于遭遇之后，会出现极为有趣的相互试探、相互排斥、相互吸引，以致逐渐部分相融的种种景观。可想而知，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一旦出现，则场面壮观激烈，火花四溅，学人精神为之一振，纷纷激扬文字、评点对方，捍卫自己，从而两种文化传统突然出现鲜明的自我意识。从这样的时期的文本入手探究西方文明的特征，是否为一条难得的路径？

还有，从西方经典哲学的译介来看，对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经典的译介，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可观的工作；但是，对于“两希文明交汇时期”经典的翻译，尚缺乏系统工程。这一时期在希腊哲学的三大阶段——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哲学、晚期哲学——中属于第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别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但是第三阶段的译介还很不系统。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两希哲学的研究与译介传统是严群先生和陈村富先生所开创的，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沉潜严谨、专精深入的学风。我们这次的译丛就是集中选取希腊哲学第

三阶段的所有著名哲学流派的著作：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斯多亚派、新柏拉图主义、新共和主义（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希望向学界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哲学的共同关心聚焦在“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我们的翻译也将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哲人们对人生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会引起超出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思考 and 关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属于“早期教父”阶段。犹太人与基督徒是怎么看待神与人、幸福与命运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希腊人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干系？两种文明孰高孰低？两种哲学难道只有冲突，没有内在对话和融合的可能？后来的种种演变是否当时就已经露现了一些端倪？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和相当急迫的现实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为此，我们选取了奥古斯丁、斐洛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哲的特点是“跨时代人才”，他们不仅“学贯两希”，而且“身处两希”，体验到的张力真切而强烈；他们的思考必然有后来者所无法重复的特色和原创性，值得关注。

这些，就是我们译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的宗旨。

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丛书中各书的注释，凡特别注明“中译者注”的，为该书中译者所加，其余乃是对原文注释的翻译；二是本译丛也属于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计划之一。我们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的翻译，以弥补这一时期思想经典译介之不足。

包利民 章雪富

2004 年 8 月

中译者导言

“普鲁塔克”这个名字在西方的影响显然远远超出学院的门墙。它几乎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时代精神的代表，一种政治文化的象征。当少年卢梭和他手工艺匠人的父亲在工余一道读普鲁塔克而热泪盈眶时，人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契约论》中公民共和精神的孕育与萌发。当独立和建国时代中的美国革命者本着服务于公共事业的精神投身政治时，同时代的人会很自然地评价说：“他真是一个普鲁塔克时代的人。”这里的“普鲁塔克时代”并不是指普鲁塔克生活的2世纪的罗马，而是指普鲁塔克以他富于魅力的文笔在《道德论集》和《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中栩栩如生、令人信服地刻画出的一个时代：希腊罗马共和时代。当代著名公民共和主义思想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派迪特（Pettit）说：“公民共和主义精神可以追溯到罗马，在罗马，这是由历史学家李维、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和塔西陀以及哲学家西塞罗等人所张扬的。”我们不妨补充一句：在众多罗马史学家和哲学家中，以怀恋和张扬希腊共和主义一线传统为己任的，唯有普鲁塔克。普鲁塔克生活在1世纪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他对于罗马统治已经不排斥，他在《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中对于罗马共和英雄的德性的刻画和赞许也同样衷心诚恳。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希腊人。他花费了大量笔墨生动地记载了希腊伟大的政治家群体，记载了他们的丰富高尚的德性和丰功伟业，他们的命运起伏，他们的隽永人性。在与罗马伟人的比较中，普鲁

塔克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希腊人的德性放在罗马人之上。

普鲁塔克（公元45—120年），希腊波埃提亚（Boeotia）的一个小镇克罗尼亚（Chaeronea）人。普鲁塔克生逢罗马帝国第二个王朝比较兴盛的时代，尽管当时的希腊早已失去500年前伯里克利时期那种地中海重镇的地位，但是普鲁塔克依然积极参加城邦政治，担任过当地行政长官，并多次出使外国。他是当时罗马世界中的一流思想家，影响很大，在罗马的几个重要元老中有密友。他还担任希腊著名的德尔菲日神祭司，并长期在克罗尼亚开办哲学学校，会聚天下同道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讨论。

普鲁塔克被视为罗马的柏拉图主义者。不过，我们看到他既继承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又在“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上超过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近代政治和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正如影响了中世纪的柏拉图不是柏拉图本人，而是希腊化—罗马时期的柏拉图主义大师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一样，影响了近代共和政治思想家的“柏拉图精神”也主要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及其道德著作。莫伦多弗（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说：“从14世纪到18世纪，普鲁塔克比任何一位古典作者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因而成为学术圈外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读读彼得拉克的《名人传》、薄伽丘的《但丁传》、维拉尼的《佛罗伦萨名人传》、拉伯雷的《巨人传》、蒙田的《随笔集》、莎士比亚的各部历史剧、弗朗西斯·培根的《论文集》、卢梭的《爱弥尔》、爱默生的《普鲁塔克道德论集翻译》（5卷本）及其导言，还有密尔顿和科顿·马忒等人的著作，人们都不难发现普鲁塔克的影响。普鲁塔克对古典德性的出色描述征服了近代读者。拿破仑是《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的热心读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夏洛蒂·科尔黛在刺杀激进派领袖马拉的前一天，读的也是普鲁塔克。

当古典政治哲学诞生时，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还没有出现。但是

在普鲁塔克的年代，这两个学派已经俨然是两家新崛起的哲学阵营，旗下信众甚多，形成了对古典哲学的生存权的严重威胁。事实上，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在古代世界里开启了现代性的哲学。所以，普鲁塔克与它们的冲突可以视为人类迄今为止两大政治哲学形态的古典精神与现代精神的一次对决。唇枪舌剑起处，火光四溅，煞是精彩。伊壁鸠鲁哲学有很强的专门治疗加法哲学及宗教及政治追求的“疾病”的使命意识，伊壁鸠鲁派的科洛特写下檄文：“听从其他哲学家的教导则不可能幸福”，普鲁塔克立即就回击以“答科洛特——为其他哲学家们辩护”和“伊壁鸠鲁实际上使幸福生活不可能！”对“减法治疗”类型的哲学加以揭批。在这样的激烈论战中，各种取向的哲学的长处和短处就暴露得一清二楚，各自的自我身份意识也比一般的阐述性文字更强烈，所以“柏拉图主义者”普鲁塔克能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未能发。

普鲁塔克长期以来担任德尔菲的日神祭司，这并不意味着他相信迷信，实际上他常常撰文批评迷信。我们不如把“日神祭司”理解为代表和捍卫希腊理性精神的一种使命。尼采早就告诉人们，在希腊，日神代表的是理性，与此相对立的是以酒神为象征的非理性迷狂。非理性的、肉身的、欲望的放纵的大海汹涌澎湃，时时席卷而来，企图一举淹没奥林匹斯山上的一点日光；或者如沉沉死水，逐渐消磨掉宇宙中的生气；用希腊自然哲学的术语说，“水”的元素时时威胁着“火”的元素。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求人们从似水的肉欲中挣脱出来，提升到干燥洁净的高度，展开公共性的价值大序。普鲁塔克的大量著述也是在继承这一传统，捍卫理性的价值，用希腊的教化提升人们的境界，用日神之光普照质料的世界；故而他尤其攻击在他看来代表着感性肉欲、代表着“快捷方式”的还原论生活的伊壁鸠鲁哲学。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人物大多是“燥热”气质的（参看《亚历山大传》），他们或许臣服于激情与荣誉，但是绝不臣服于今人近学看得如此之重的感

官享乐（参看《恺撒传》）。共和主义政治所依托的基本理想就是：从事政治的人必须是高贵的人、具有大公心和大智慧的人。共和主义的对立面是暴君和大众民主。暴君和大众民主看上去是两个极端，但是在普鲁塔克看来，它们实际上是完全相通的，都是以欲望为唯一价值取向的政治哲学。普鲁塔克在攻击暴君和潜在的暴君时，都指出他们打压高贵的人的基本模式就是用物质利益讨好大众，与之结成强有力的联盟。当然，民众总会有一天发现“人民领袖”的真相，但是那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另一方面，普鲁塔克的思想有许多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为丰富的地方；这与他“共和精神”的政治哲学是分不开的。我们试举一二。首先，与柏拉图相比，普鲁塔克更为肯定理性、激情和欲望三分法心理学中的激情（*thumos*，也可以翻译为“血性”、“热忱”），他所推崇的，是一种理性指导下的激情的生活，这激情必然是公共的、以人民的实际利益为旨归。他专门写文章激烈批评伊壁鸠鲁派的“退隐的生活”，张扬兼济天下；他把存在与不存在定义为呈现与遗忘，等等；这其中难道没有委婉的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走出洞穴的“纯粹理性”生活的批判吗？他撰文批判斯多亚学派贬低激情（把一切激情都说成是“坏”），肯定刺杀暴君、争取实际中的政治自由的共和英雄，这难道不也是在质疑古典政治哲学中已然存在的“不为激情所动”、“内在精神自由高于一切”的倾向吗？其次，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普鲁塔克十分重视叙事伦理。他晚年思想成熟后精心撰写了浩浩巨著——50卷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这种“传”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记载的“传记”，而是通过仔细选择重要事件阐发人的品格和命运的“生平”（*Lives*），其目的不是历史的，而是道德的。但是，这种道德又不是道德学体系，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平故事。柏拉图对感性的东西保持怀疑，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教科书中也没有多少感性的例子；当有人建议为晚期柏拉图大师普罗提诺画肖像时，普罗提诺干脆婉言拒绝

说：我们的身体已经是“影子”，难道还有必要再留下什么“影子的影子”吗？（见《九章集》之波菲利序）但是普鲁塔克身为“柏拉图派”，却对现实个体、感性、个性极为关注和热衷。他在《亚历山大传》的开头就说：

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物传记；许多极为显赫的业绩并不一定就能彰显出人物的内在的善和恶，但是有的点滴小事，哪怕仅仅是只言片语、举手投足，却往往比伏尸千万的战役、铁马金戈的武备和攻城掠池的征杀更能够显明人物的个性。画师在绘画中着力刻画展示人物的精神品格的面容眼神，而很少在意身体的其他部分，画像却能得其神似。同样，我也必须专注于特别能表现人物灵魂的那些事迹，以此描绘他们的生活，而把那些对伟大功业的记述留给他人去写。

在此，普鲁塔克超出了古典政治哲学，而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包容整个希腊古典政治的精神，那种被黑格尔极为推崇的感性与理性难得和谐统一的希腊之美，那种肯定生命、肯定现实性的希腊精神。文征（H. Wzn）说，普鲁塔克反复强调：政治是人类生活中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事业。公共生活所拥有的快乐是“最高尚的和最伟大的，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想，诸神从中获得他们唯一的或主要的乐趣。这些是发自善良行为和高贵活动的快乐”。

正因为如此，普鲁塔克对于时间中的、实践中的具体生活表示明确肯定；对于人的优缺点关注有加，他珍惜点滴的进步而反对斯多亚哲学主张的善恶截然二分（参看“人如何意识到德行的进步”和“斯多亚派比诗人还荒谬”），他知道“善的脆弱”（让我们用纽斯邦的一本书的名字），他知道命运的力量和德性与命运的抗争的张力，他也宁愿接受这种冲突的、激烈战争的、英雄般的生活，而不是仅仅逍遥遁世的思辨

人生（见其“雅典人的名声在于战争还是智慧”）。他甚至在“论流放”的文字中还在点评着爱琴海上的岛屿的美丽。在他的“道德传记”中，普鲁塔克并没有像通常的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斯多亚哲学家所常常做的那样贬低功业、外在成功、命运遭际的价值，毋宁说他十分看重“成功”，看重求胜意志。他为英雄的业绩一唱三叹，为他的悲剧命运感慨不已。普鲁塔克对人们在追求政治“事业”中的种种得失还是那么的看重，那么的认真，他对于人性中的种种脾气、爱好、卓越津津乐道，他对于人性中的错误还能够愤怒、惋惜乃至宽容。正因为这些“道德传记”并不是简单的哲学家的道德评判，而是生活本身的道德里程，我们常常无法看到一清二白的评价，而是复杂的价值冲突问题。提姆·达夫在《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德性和恶性探究》中说普鲁塔克阐述道德问题的方式是“引起读者的沉思。它并不只是简单地推出一系列价值观念，而是把价值问题留给读者思考。在大部分传记中，道德和德性被置于发人深省的问题情景和不确定性中，虽然有些核心价值观念未经如此质疑”。

在一个“末人”的时代，沐浴一下高贵、文雅、英雄和出类拔萃的古典精神的日光普照，保卫灵性深处的那一点火光，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普鲁塔克精力充沛，著作“等身”，即使留存下来的也是浩瀚众多（参看附录）；它们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响很大的50卷《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另一类是统称为《道德论集》的78篇论文或讲演录。其内容跨度极大，既有一般理解的道德学文章，也有今日属于政治哲学、历史学、宗教、自然哲学乃至爱情的故事和新婚夫妇之道的文字。我们按照上面对普鲁塔克的基本精神的理解，选译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章，以展现“普鲁塔克风貌”。普鲁塔克对晚期希腊的两大哲学派别——斯多亚和伊壁鸠鲁——进行了激烈批评。其中专门批评斯多亚派的就有大约9篇，批评伊壁鸠鲁派的也有9篇左右；而且十分对称。我

们在其对伊壁鸠鲁思想的批评中选择了两篇，一篇是“伊壁鸠鲁实际上使幸福生活不可能”，它从时间线索上讲，紧跟在另外一篇反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演讲《答科洛特——为其他哲学家们辩护》（本文集未选）后面，是对那篇讲演发表后的一些反应的回应。另一篇是《“隐秘无闻的生活”是一个好准则吗？》。此外，在他对于斯多亚哲学的专门批判中，我们选译了“斯多亚派的话比诗人的还要荒谬”。但是实际上，我们选的其他一些文章也与普鲁塔克的斯多亚批判有紧密关系。比如《人如何意识到德行的进步》就是普鲁塔克抨击斯多亚派的一篇论辩文章，它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多亚哲学的两项信条。第一项是只有贤哲才具有德性，而且获得充满德性的智慧是顿悟的，没有任何预备步骤；第二项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项的必然结果：假如一个人不完美（即没有智慧），那么，不管他离完善是否仅仅只差一步之遥，也不管他的缺点大小如何，都没什么区别。“他只要犯了一点错，就是完全有罪。”普鲁塔克凭借其极强的常识感反抗诸如此类的信条。他力图表明道德的进步是可能的，而且可以从许多迹象意识到道德的进步。

如果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达了“出了洞穴”的哲学家再也无心于回到洞穴中，回到政治中的强烈心向，那么普鲁塔克就强调哲学家应当与政治家进行更多的交谈，因为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可以造福更广。我们选译了他的“哲学家尤其应该与当权者交谈”和“致一位无知的统治者”。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我们选了普鲁塔克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这是他在获悉他两岁的女儿夭折的噩耗后，给在克罗尼亚家中的妻子写的。这封信可能和普鲁塔克的其他一些作品一样，是在他死后从不完整的草稿中整理出来的。我们选择翻译这封书信的理由之一是：“安慰信”是古代哲学家的一个通常会发表的书信体文字。许多著名学者都写过流传很久的安慰信，比如塞涅卡和西塞罗。信中往往会反复提到一些主题，例如，必须回答“人死后灵魂将会怎样”“死亡是坏事吗”等

问题。普鲁塔克的思考方式与别人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普鲁塔克的这封信，让人看到一个极为人性和有血有肉的普鲁塔克，此外，也使读者可以对于当时流行的这一文体窥一斑而见全豹。

“论神的惩罚的延迟”也许是普鲁塔克众多哲学著作中最受称颂的作品，其中展现了古典世界的天地人神的四维宇宙。在古代，普罗克洛（Proclus）转录并改编了大部分内容。在近现代，它得到了具有不同信念的基督徒的盛赞。

普鲁塔克编选的《妇女的勇敢》故事集是送给他的朋友克莱娅的。克莱娅是德尔菲的高级女祭司之一。普鲁塔克在听到一位高贵的女子莱昂提丝的去逝消息后，曾与克莱娅讨论了男女平等问题。这部故事集是那次讨论的补充，一共有 27 个动人的故事。作为柏拉图主义者，普鲁塔克相信男女平等，可以拥有同等的德性，相信女子之美德不应当止于闺房，应当扬名于天下。我们选译了这部记载了古代各国高贵的妇女的品德的生动故事中的 14 则。

“把酒畅谈”是普鲁塔克《道德论集》中的一些轻松话题，十分风趣、亲切和雅致，可谓希腊的小品。“把酒畅谈”也可以翻译为“会饮”；柏拉图的《会饮》魅力无比，众所周知；其他哲学家如色诺芬等也都写过“会饮”。它是人们在微醉之中讨论“轻松话题”的好形式，它侧面体现了希腊人的“文雅教化”精神贵族的素养。教育对于养成德性必不可少。希腊文化的教育可以发挥尤其重要的作用。它绝不是像有些罗马人（老加图）所想象的那样有害于罗马人的青年，而是控制、驯服暴躁的自然天性的唯一方式。文征正确地看到：普鲁塔克是一个希腊人，而且他为此骄傲。即使希腊当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远远不及罗马，但是对于普鲁塔克来说，道德价值比力量与成功要更有价值。“普鲁塔克的希腊理想乃是教育，文化的精致，中道和宽厚。”“希腊的”是普鲁塔克用来赞美人的一个词。“希腊的”并不只是血缘地域的概念。教养可以使一个罗马人成为“希腊的”。所以，希腊文化的教育是至关重

要的。有学者指出，普鲁塔克在论及希腊人的教育时，都不加展开，但是在论及罗马人的教育——有没有获得过“希腊教育”时——都仔细分析，以揭示主人公德性发展的得失。普鲁塔克写了很多“把酒畅谈”的话题，编成了9册，其中1—6册占据了目前《道德论集》的第8卷；7—9册占据了《道德论集》的第9卷的一半篇幅。我们从中选取了一部分以飨读者。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一共有50个，其中“合传”有23组，他把希腊和罗马的“类似的”名人放在一起两两做传，让人比照其中的德性和缺点、命运和遭际。汉语学术界出过一个黄宏煦主编的节选本，翻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传记。我们这里选取翻译的是两个没有中文译本的传记，即《亚历山大传》和《恺撒传》，因为这是《名人传》中极为重要的两部传记。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大帝被分别公认为希腊和罗马的两个关键性的历史人物，亚历山大是古典希腊时代走向希腊化时代的“划时代人才”，恺撒是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的标志性人物。普鲁塔克在他们的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把他们刻画得非常饱满和动人。他们固然不是“共和英雄”，但是他们身上散发出了古典共和精神的一些基本要素，其人格中的高贵伟大和缺点弱点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既然希腊与罗马的共和朝帝制转变的关键分别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读者当可以从中看到所谓“君主”“共和”和“大众民主”之间的互动更为突出和戏剧化的写照。

本文集的翻译分工是：在《道德论集》中，包利民翻译了“伊壁鸠鲁实际上使幸福生活不可能”，“‘隐秘无闻的生活’是一个好准则吗？”，“斯多亚派的话比诗人的还要荒谬”，“哲学家尤其应该与当权者交谈”，“妇女的勇敢”；李春树翻译了“致一位无知的统治者”，李嘉翻译了“把酒畅谈”，俞建青翻译了所有其他的道德论集的文章。在《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中，曹瑞涛翻译了《亚历山大传》，顾云和黄聪聪共同翻译了《恺撒传》。曹瑞涛和唐翰负责编制译名对照表，包利